

大河湾



骏马迎春 韩立 摄

诗笺

春节

□任东波

擦掉岁月痕迹的老宅
一副红对联
用平仄、对仗、韵脚迎来送往
吉祥语的满脸笑意
打量新春时光的红色火火
敞亮的大门
在吞吐过四季风雨后
迎来了四溢的温馨
一对高悬的红灯笼
捂不住红透了岁月
将夜幕的星子、明月装进心胸

忠于职守的门神
把夸张的古老脸谱
演绎得活灵活现
倒挂的福，字正腔圆
唤醒了整个乾坤
鞭炮一串、一串
挂在孩子们的期盼上
活脱脱的一串串迎春花
阳光下闪着，红着，亮着
噼里啪啦，只在一瞬
将我们的情愫点燃，引爆
明亮的晨光拉扯着光阴
在凡尘中脱颖而出

年声响起

□彭荣瓜

风裹着年的甜
吹醒归期的滚烫
细碎的念想把行囊装满
车轮载着跳动的心
奔赴那条熟悉的老巷
门环叩响久盼的光
一句“回来了好”
润了劳顿的眼眶
揉碎赶路的风尘
知心的话奔涌而出
如拧开的水龙头
淌尽年的欢腾
案板敲出年的火热
油锅炸起日子醇香
枣糕蒸就向上的蓬勃
炊烟绕着屋脊轻吻
菊花般的脸庞

将祝福与开心
熬成满室芬芳
指尖在红纸上挥舞
红灯笼映照优雅门庭
孩童嬉闹撞碎寒风
酒杯碰响一年的期盼
陀螺般的身影
抖落满身疲惫
撑起一腔硬朗的欢喜
欣然揉进春的乐章
一碗热汤，暖了归程
一席心语，融了风霜
一串爆竹，启了岁序
一巷呼唤，温了柔肠
卸下奔波的匆忙
回家，团圆
做最初的模样
听心底，那声年响

立春

□李福云

乙巳腊月，漫步汾园。寒梅破蕊，软柳舒黄；东风初渡，百草萌新；拾景成趣，咏此春韶。

梅破寒香戏早春，
鹅黄软柳拂汾垠。
茸茸百草芽初翠，
缕缕东风润物新。

散文

赴一场浸润千年的年味盛会

□杨永敏

中条山的风裹着年的暖意，拂过盐湖潋滟波光，漫过河东广袤原野，将运城的城乡巷陌，尽数浸入红火温润的节庆氛围里。街头彩灯次第点亮，檐下灯笼随风轻摇，超市推车满载期许，集市人声鼎沸——一场深植河东泥土、融汇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的年俗盛会，正带着温度，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腊月二十三，灶糖的甜香萦绕巷口，运城的年，便在这声声喜乐、丝丝甜意里，正式醒了。

小年的运城，一城灯火半城红。主干道上，主题彩灯映照着盐湖，光影落于行人肩头，宛若踏星而行；绛州古城龙兴大街旁，匠人调试着非遗灯组，木版年画的纹样、绛州鼓乐的造型，将古老的故事藏进流动的光影。乡村的年，却被藏在檐下那串饱满的红里，从永济到河津，自万荣至临猗，农家院的灯笼轻晃，平陆黄土坡的窑洞门扉上亦贴着烫金福字，与厚重的黄土相映，成了冬日里温情的风景。

办年货，是刻进运城人小年里的重要仪式。城里的超市货架琳琅满目，福同惠糕点、闻喜煮饼、稷山麻花、夏县蒸碗，样样摆得齐整。乡村大集，才是年味醇厚的所在，四邻八乡的人们聚拢而来，吆喝、笑语、讨价还价声沸沸扬扬。写春联的先生挥毫落纸，红底黑字皆是吉祥；人们在肉铺前掂量肥瘦，心中已勾勒出年夜饭的模样；非遗手艺人现场展艺，生肖剪纸栩栩如生。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的是河东人对日子最真诚的祈愿。

运城的年，一城一俗、一地一韵，将文化基因深深揉进节

庆的每一个细节。新春灯展，铺成流光溢彩的画卷；关公故里，墨香氤氲的赠联活动承续忠义文脉，正月里的情景剧与大刀展演，让武圣精神可触可感；常平关帝家庙的除夕篝火，映照阖家团聚的笑脸；舜帝陵景区，打铁花与光影共舞，德孝文化便在新春的浪漫里悄然流淌；鹤雀楼畔，黄河锣鼓震天，南狮登门送福，夜间的火龙舞与无人机秀，让盛唐气象穿越时空，在此复活。乡村的年，更显朴素绵长：老人手下翻飞的花馍，捏出骏马、莲花，寓意年年有余；稷山院落里，油糕与冻肉的香溢四方，一口家乡味，便是刻在心底的年根。

除夕团圆，是这场年俗盛会最核心的核心。日暮时分，黄河岸边的炊烟裹着饭菜香缓缓升起，一桌盛宴，满桌浓郁河东风味。家人围坐，长辈斟酒，晚辈敬茶，话一年收成，盼来年顺遂。屋内笑语温存，守岁至零时，一声清脆的“新年好”，道尽人间最珍贵的团圆。

大年初一，温情在声声拜年中蔓延。清晨的街巷，人影穿梭，新衣焕彩，一声“万事如意”，便拉近了距离、温暖了人心。乡间的礼数更显庄重，小辈叩首问安，长辈递上红包，殷殷祝福，句句真挚。村口老槐树下，乡亲相聚话家常，笑声漫过黄土坡，飘向远方。

正月初二到初五，黄河岸边的道路上车马络绎不绝，载着精心准备的年礼，更载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回娘家的女儿、访岳家的女婿，一桌家常饭、一盏暖心茶，说不尽的牵挂，道不完的情谊。稷山的炕头，枣茶暖手；盐湖的酒楼，觥筹交错。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的祈福区里，人们挂盐牌、写福字，将心愿寄予来年；尧王台的古街上，游人嬉戏，传统民俗与新潮玩法相映成趣，热闹非凡。

正月十五，社火掀起了运城年的高潮，这是河东大地最豪迈的狂欢。绛州鼓乐雷霆万钧，稷山高跷走兽惊险昂扬，万荣抬阁华美巧妙，永济背冰悍勇赤诚，临猗扎马角原始热烈——每一项非遗社火，都是一段活着的黄河故事。鼓点震天，龙狮欢舞，背冰的汉子踏着寒风祈福纳祥，高跷上的角色与人群互动笑闹，满是人间烟火气。入夜后，千灯齐明，灯谜趣盎，盐湖上空光影如幻，古城的灯彩流淌成河。这一刻，河东是欢腾的海洋，是灯火的世界。

闹罢元宵，年便渐渐归静。彩灯未熄，却少了几分喧嚷；集市渐散，却留有余温漫溢。人们收拾好心情，回归日常生活。上学、备耕，一切井然有序。黄河水依旧东流，盐湖波光依旧潋滟，中条山的风依旧温柔，而那抹热闹的中国红，已悄然沉淀在心底，成为支撑四季前行的温暖底色。

这场河东年俗盛会，始于小年的甜，终于元宵的火；走过城乡街巷，融汇古今文脉。它是灯笼、春联的热烈，是年夜饭食的醇厚，是社火、鼓乐的奔放，更是团圆守望的深情。纵使岁月更迭，这植根于黄土、回荡在黄河畔的浓浓年味，始终烙印在运城人的生命记忆里，岁岁年年，不曾褪色。这所有的欢庆与祝愿，终将化为向前生活的力量，陪伴每一个河东人，奔赴下一个春暖花开。

来河东运城，赴一场千年的年俗盛会。在这里，你能看见红绸与彩灯的交织，听见鼓乐与欢歌的共鸣，更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关于“年”的最深沉的脉搏。它会告诉你，纵使沧海桑田，我们依然在认真地、热闹地，带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庆祝着时间，庆祝着生命，庆祝着这片土地上，春去春又回的、永恒的希望。

随笔

过年不妨滑场雪

□姜全成

穿过夏县泗交镇的街道进入滑雪场后，眼前的景色令我们惊叹：广阔舒展的雪坡上白雪皑皑，阳光与滑雪场的炫白、周围的树冠交织成一幅无比壮丽的景观。我们5个老伙计从装备楼里领了雪具出来，放眼条条滑道，只见有的滑道上如群马奔腾般飞溅起一朵朵雪花，有的滑道上似鱼儿畅游冲开一道道雪浪，有的滑道上若苍鹰疾飞扇起一团团雪雾，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不知该进哪条滑道。

导游姑娘笑呵呵地说：“大叔们，你们是初学者，就到那个新手区先练习练习吧！靳教练，你招呼一下。”只见一个面色紫红、中等个儿的小伙子过来，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学滑雪的

第一步是要先学会摔跤！请记住，穿着滑雪板摔跤一定要屁股先着地，千万不要手先着地，手在运动中着地最容易受伤！”说完，他便给我们做了一个穿着滑雪板屁股先着地的摔倒动作。他摔跤也摔得很专业，很漂亮！于是，我们便从不断地摔跤中起步，接着是翘翘起地挪蹭，然后才是掌握了平衡与转向的滑行。

滑雪场将天南地北的滑雪爱好者汇聚在一起，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使大家产生一种亲切感，见面时，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很自然地给对方一个微笑或一个手势。我们年龄偏大，更引起了年轻人的关注，有3个小伙子竟然举起手向我们敬了个礼，大概是对我们年老而不服老精神的致敬。我们立刻昂首

挺胸地向他们还了个举手礼。我们玩得很尽兴，滑雪场成了我们的乐园！夕阳烧红了天空时，我们恋恋不舍地向这冰雪乐园挥了挥手。

徜徉在夕阳斜射下的泗交街道上，我觉得自己好像眼花了，在这个我好多年都没来过的地方，怎么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再仔细地瞅一瞅，原来都是在滑雪场里见过面。看着他们有的急着进店用餐，有的兴趣盎然地到商店去购买山货，还有的在东张西望地寻找住处，我忽然想起了“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